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陸輯 · 貳拾貳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 · 貳拾貳冊目錄

清白堂稿十七卷 〔明〕蔡獻臣撰

一

鄭中丞公益樓集四卷 〔明〕鄭二陽撰

五三七

問石先生語語二卷 〔明〕詹軫光撰

七四一

〔明〕蔡獻臣撰

清白堂稿十七卷

明崇禎刻本

虛臺蔡先生文集序

萬曆以來同安蓋有兩蔡先生其一清憲公敬夫其一則體國先生二先生皆蚤歲以文學魁於鄉於天下明習古今吐辭下筆莫不於文苑及至別歷中外更以吏幹功名著敬夫定湖北兵變不叱咤而縛其大首後以司馬中丞督黔虢級八千營星雖隕餘畧猶足以威彥首體國始

叙一

官儀部值御史與選郎爭朝班時久不視朝莫曉故事公引穆廟朝儀一言定之郭宗伯之議假王公昌言楚王不可不勘宗伯宜引避不與議二事皆盈庭所莫敢下語即有其識者無其膽有其膽者無其平心於是天下皆曰二公非文章士也余不謂然必如二公然後可以為文章士爾益稷之事在謨旦說

之業在命誥三代以來德行政
事名卿碩輔之業皆藏於文章
中孔氏有叙事之文焉左氏是
也有議論之文焉孟荀是也至
於言性與天道可聞不可聞總

敘三

謂之夫子之文章而胡輕言文
章哉余讀虛臺先生清白堂藁
乃知先生平生爲人皆在乎是
先生抗厲守高慕汲長孺令其
文直心必達如其人先生風格

慕李元禮今其文簡切峻如

其人先生沈毅慕范忠宣今其

文情至懼惻如其人先生兼綜

朱陸如呂伯恭今其文微參性
命而顯證事物如其人公之魁

敘四

於鄉也出楊太史貞復之門其
於理學探索極蚤終身不倦故
其議論雖宗考亭而子靜之船
亦可同舟有明以來文苑自金
華青田諸公至濟上婁江而彬

彬矣然而理學一路終未能合
理學至新建二溪諸君子而極
深矣然文苑猶有晉江晁陵之
論豈惟我

明程蘇兩賢道同而不相爲謀

叙五

近者袁公安之優孟婁江也誠
過而其鼓吹姚江也則是陶會
嵇稍以西京之筆發濂洛之
微後有作者雖有至有不至庶
幾合理學文苑而一之不亦可

乎公今集中深有取爾於此矣

同安於吾邑接郊關也吾仲兄

而近與公同己丑進士與敬夫

三人皆以文字聲氣相交不佞

道獲肩隨焉司馬與吾太常既

叙六

往吾兩人交益厚敬夫疏草不
佞序之其全集與先太常集皆
先生序之今先生集不佞道序
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篤而論
之敬夫之文以才情勝體國之

文以識力勝並稱兩蔡先生信

矣若以先生之文章見先生之

理學貞復之門牆考亭之堂室

尼山之大誼孔壁之微言莫不

比義連類博證約說是編之外

叙七

更有合講一書吾鄉自蔡文莊
而後未有若斯之篤也即興虛
齋敬夫俱稱溫陵三蔡先生可

也

崇禎壬午十一之日年家友弟王

志道誤



門人陳鑾拜書

叙八

清白堂稿目錄

卷一

奏疏二十一附石田說

論六

募疏十六

引五

卷二

奏疏十九

卷九

尺牘七十八

卷三

時務九

職掌三十八

主客 漢海 儀制 提學 常鎮

卷十

尺牘六十五

卷四

序題四十五

清白堂稿目錄一

卷十一

四六啓一百十四 表一

清白堂稿目錄二

卷五

序文五十四

四言古詩五首

五言古詩五十四首

七言古詩四十六首

五言律詩一百十二首

五言排律一首

卷十二下

七言律詩二百三十五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

六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百十二首

偈二

書題十二

卷八

紀一

傳十一

神道碑二

墓表一

卷十四

墓誌銘十一

卷十五

墓誌銘三十

卷十六

禱祭文七十七

卷十七

同安志十七

清白堂稿卷目錄三

學光敬卿 大壯允輿

男蔡甘雨卿 孫大有

龢諍虎

曦光信卿 會貞先會

姪蔡國光士觀 姦孫斥允方

婿陳元鋒季和

外孫丁棟幼宰 全校閔

清白堂稿目錄

清白堂稿卷一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

新選南京刑部主事蔡獻臣

臣書

奏疏

懇乞勵精圖治以光聖德以釋群疑事

新選南京刑部主事蔡獻臣

夫今天下之久企而未定者莫大於儲貳而久曠而宜

舉者莫急於視朝建儲之事多官上請伏蒙睿旨立

儲自有長幼天下翹首而望盛典有日矣乃視朝一節

三時缺焉夫盛夏溽暑偶輶猶可今秋氣涼爽矣皇

上春秋鼎盛即有微疴宜可勿藥今曠日移時矣向者

或疑皇上勵精漸不如初既內閣再傳聖諭知

宸躬尚湏靜攝亦遂委心將順閣部不以請臺省不以

言然而皇上一日未出疑未歇也竊聞外人之言以

爲皇上率夜深方寐日旰乃起故不能及朝期此內

事臣不能知如果有之不審皇上之所以夜寐而晏

起者何爲乎夫羨麗窈窕令人性蕩便嬖柔媚令人意

傾甘脆醇釀令人體憊如是則迹雖靜而實不得靜名

雖攝而實悖其所以攝之方臣愚以爲不如日御臣工

日攬幾務使其神有所淬勵而不弛其形有所運用而不佚則德自清明身自強固古昔哲王所以養壽命登基隆者莫不由此 陛下何憚而不爲耶夫人主一身天地祖宗之所付託中外臣民之所觀望今之習尚見人拱揖觸地隨聲唯諾則目爲老成稍自發一識則必嘆之遇事首鼠兩端模稜規避則目爲鎮靜稍激昂擔當則譏其任氣上之大臣以此品格其下下之新進以此程量其上鮮有實心任國家事者也重以淮徐苦水浙直苦旱萬姓嗷嗷莫必其命 陛下不躬自勉以清白堂稿

卷一

占

爲之倡天下聞之又必怠矣即聖諭諄切亦屬虛聲必且玩矣大臣者庶僚之表今或會推有本而命閣司日不下此非所以重具瞻示天下也若朝期不虛則輔臣得以面請必不至是又觀輔臣錫爵求去之疏亦謂皇上徒優以體貌而不必用其言夫使十七年之早朝晏罷墮於今日使直節讜言之臣忍離左右臣竊惜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布衣韋帶之士猶心艷朝廷今諸臣升輿潔需次都城久未嘗得見 上也日且服官遠邇辭闈下去矣非三年考績不得至京師

竊恐遠方之父老封疆之外吏想像 聖顏聚而相問將安置對乎臣愚不勝欵々又以事關 皇上輒不避出位之罪伏乞開張 聖聽慎寢興省藥餌遠聲色薄滋味 明詔視朝之期則累年之勤勵益光而臣民之疑盡釋精神流貫四體康強奚必優游大內乃稱靜攝哉夫 皇上誠一視朝親近耆碩屏去內誘而後建儲日講之大典可次第舉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擬南京九卿恭候 聖躬萬福因軫時艱輸忠悃疏

卷一

三

上

清白堂稿

近該吏部尚書臣魏等一本爲感時事念 聖躬懇乞視朝御講以保太平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但朕疾未愈寢食俱廢非敢安逸卿等爲國大臣當爲君任職等伏而思之夫爲君任職而職孰大於補袞爲民任事而事莫要於恤災蓋周公之告其君歷叙三宗文王廸哲享國或五七十年而其大要不過度天命惠庶民自朝至晏不遑暇食三代下主乃有沉湎夜分聞聲佛諫精嫌刻薄者治日以替祚亦不長竊見 皇上經年靜

攝邇 萬壽聖節俯從輿論繼一升殿一御門旋復免
朝講如故是群下將假此以固大內之駕而 皇上徒
一出以在天下之口竊聞中外藉藉以爲 皇上有意
法 世宗乎夫 世宗最號英明雖設醮脩齋而朝奏
事多得報內批手詔一日再三下太阿在已威福莫測
故天下僅維持以不亂然而晚年權奸用事盜賊生發
其累嘉靖之治非淺鮮也今 皇上方升之年庭燎不
問經筵不講而寢興無節麌蘖過度此豈可優游之時
而亦豈郤疾之方乎臺省臣言之不聽閣部臣言之不
聽不特此耳一切章奏稍涉逆耳即便留中諸臣竭忠
盡慮 皇上若罔聞知猶意曾經睿覽矣而中外惶惶
莫知所出設有惫人壅蔽其間事卒出不測湏取上裁
者再請則無及而請而又不得則奈何方今地震水涸天鼓鳴颶風
作近河之民魚鹽爲隣旱燠之地饔飧不繼此皆百年
未有之災又其甚者民窮則且生心而兵餉匱竭邊饑
猶有可虞 皇上雖發帑賑貸所及幾何又不知民得
沾實惠否比者權璫復進雖未有燭天燎原之勢而已
有涓涓星星之萌且聞官閨侍御之際少不中旨諫加

清白堂稿

卷一

四

占

清白堂稿

卷一

五

末

筆楚夫御下之道惟在節制束縛不假以事權若苛譏
細故褻尊傷重或生他故雖神明擁護萬萬無事然本
非 天子之所宜親也若此者以事天地恐干和氣以
御臣民恐成隔閡以聞外夷恐損威靈以書史冊恐累
盛德 皇上何不鷄鳴而起辨色而視朝退御講幄或
臨便殿召儒臣與辨論經旨召輔臣與裁決章疏夫未
明求衣端拱南面見爲不如燕寢之娛廣廈細旃牙籤
玉軸見爲不如歌舞之適然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必能
有所涵養開叢而人主之精神用之于政事經史則必
不分之于聲色貨利喜怒自平意氣自通何恙弗已何
治弗臻 皇上若果行此則有 世宗勵精之實而無
世宗倦勤之迹萬年之曆三宗文王何足云哉臣等非
敢招過沽譽念受國恩厚不忍負 皇上且以任職任
事無出此著伏惟 聖明裁營宗社生靈幸甚

奉 詔陳情懇乞

天恩復父職以廣 皇仁疏

禮部主客司郎中蔡獻臣

臣行能淺薄叨塵郎署茲者蒙 恩實授揣分已踰何
敢過有希覩惟是烏鳥私情際此曠典不得不哀陳於

君父之前伏讀 恩詔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
應得誥勅欽此一時大小臣工誰無父母誰不霑被而
臣故父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蔡貴易以聽降之官
不得與於進階之列臣心竊痛之竊照臣父由隆慶二
年進士浙江崇德縣知縣歷南曹郡守副使叅政以至
前官生平宦跡多在浙黔兩地之人頗皆相信緣浙臬
勘問執法以致仇口中傷萬曆二十三年大計拾遺覆
奉 欽依降用臣父感激 恩造正恩畢力以收桑榆
而不虛身先朝露矣查得吏部職掌凡閑住官職高於
清白堂稿

卷一

六

子者准其子陳乞復職又查得原任廣東按察使唐九
德考察降調近以伊子南京戶部員外郎唐斯盛考滿
奏 准復職臣父視唐九德官同聰降同比之閑住者
又爲有間而 署恩浩蕩亦非尋常考滿之比用是披
瀝上 請伏乞 勅下吏部查例題覆將臣父 准復
按察使致仕則汪濊 湛恩不致遺於泉壤而啣結報
私當共矢於存歿矣

議處貢夷利瑪竇疏

禮部題爲盤獲遠夷隨身行李一併題知事主客清吏

司案呈云云看得利馬竇一寓夷耳異物進獻既非貢
例到京潛住充涉詭秘相應酌議題請等因到部看得
外夷之進貢也必齋國王表文必由布政司起送而其
入都也必局之會同館必餼之光祿寺必下臣部譯審
明白而後疏進內府必經鴻臚寺報名見朝而後宴賞
禮遣焉此 祖宗之定制而禮官之職掌也查得會典
正有西洋國及西洋瑣里國並無大西洋名色其遠近
真僞俱不可知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土物則與遠方
特來摹義貢獻者不同其有無希冀營圖亦不可知且
清白堂稿

卷一

七

其所貢天主圖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如神
仙骨等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
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臣等以爲此等方
物若先到部譯驗臣等必以例上請卻回又若隨身行
李未經諛監徑進則仰揆 明旨止是解進所貢方物
而未嘗槩及其餘今馬堂混進之非與臣等濫職之罪
俱有不容辭者利瑪竇既奉 首送部乃不赴部譯而
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也但查各夷進貢必有回
賜使臣到京必有宴賞利瑪竇以久住之夷自行進貢

雖從無此例而其跋涉之勞芹曝之恩似不可不量加賞賚以酬遠人合候 命下將利瑪竇比照暹羅國存留廣東有進貢者事例頭目人等賞綺絲衣一套綺絲羅一套綺絲羅各二疋龐廸我比照從人綺絲衣一套綺絲羅一疋其隨身行李容令內府各衙門開具上請量給回 賜價值臣等一面移文兵部討取勘合候事畢遂回廣東江西等處官司收管或入籍居住或附船歸國俱各聽從其便第不許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事端再照夷人自有夷方服飾中國自有中國儀章而利瑪竇之到臣衙門也方巾野服尤屬可駭臣等以爲本夷及龐廸我見朝謝恩俱當青衣小帽以安爲 聖人之民惟復念其進貢微誠見朝之後照暹羅等國通事事例將利瑪竇量給冠帶回還則遠人向化之心既慰而明王慎德之治益光矣

放歸病夷以彰柔遠德意疏

禮部題爲放歸病夷以彰柔遠德意事主客清吏司案呈云云到部看得利瑪竇涉遠貢珍乃其一念芹曝臣等議擬賞賚之外量給所進行李價值并給冠帶回還

清白堂稿

卷一

八

泉

清白堂稿

卷一

九

占

蓋亦參酌事理上聽裁奪迄今候 命不下者五閱月矣無怪乎本夷之鬱而成病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蓋真有不願尚方賜予惟欲山棲野逸之意譬言之禽麻久羈愈思長林而志豐草人情固然委宜體念臣等量給冠帶行移兵部填給勘合仍差通事送回江西等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跡怡老下遂本夷物外之踪上彰聖朝柔遠之仁儻 明旨猶或遲留臣恐本夷因病轉鬱因鬱轉病且其人冉冉老矣萬一霜露不虞無論臣

部職掌有幸即 皇上弘慈不遺一介將必追咎臣等不力請而無及也四裔亦必相率以利瑪竇爲戒尚復有重譯而趨闕廷者哉恭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行移開給應付施行臣等幸甚遠夷幸甚

代馮琢庵宗伯告病第三疏

頃該臣以抱病侵尋職業久曠再疏奉 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卿有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欽此自日以來除左侍郎恭候欽點外顧君恩愈重臣病愈深臣之飲食起居無以大異於

常人而肌肉日就瘦弱精神日覺銷亡顏色痿黃咳嗽
不止知交咸訝其一旦至是諸醫盡謂非時月可療無
之部務煩多欲置而靜攝則瘳曠爲惧欲出而視事則
病憊不支兩者交戰臣心益苦病益進矣夫以臣之年
短陛下幸愛憐臣何不早令解釋部務就醫故里庶
幾狗馬病軀漸有起色與村童野叟長祝萬年之壽臣
心竊快之孰與羈臣簪綾而責之以其所必不堪憂臣
體面而望之以其所未易復臣恐溘先朝露長負恩
清白堂稿卷一
十
私爲此哀鳴於君父之前伏惟陛下憐察放歸臣
無任伏枕懇切祈籲之至

念職事陛下典禮還諳陛下耳夫臣所受恩深而
莫能報情摯而不忍離者惟皇上與臣母日者萬
壽節届嵩呼盈廷臣伏枕展轉竊自憐也臣母衰年惟
臣一子臣病以來母氏晝夜流涕欲得俱歸已不忍見
臣之病則欲先歸以需臣歸臣亦不忍傷母之心於十
三日先聽其歸而後自圖爲歸顧自臣母行後臣思轉
深病轉劇母之涕泣而念臣者更當何如即今不歸臣
母子不及見也臣以旦夕餘生忍不自決曠三邦禮之
典司孤一人之眷倚貽母氏之離憂是臣乃不忠不

孝之人耳雖溢先朝露目亦不瞑皇上作養臣擢拔
臣忍令臣危苦至此而不怛然垂慈哉是用瀝血陳誠
于至尊之前伏乞皇上俯施哀憐容臣回籍調理
餅壘相依或有起色則從今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賜
即不幸膏肓難療長負恩私歿無所憾臣綿惙勒辭無
任迫切待命之至

擬九卿請信勅諭疏 壬寅
謹奏爲成命風行懼聲雷動懇乞聖明決大機彰
大信以保萬年治安事十六日伏聞 聖躬違和詣闕

問安維時欣傳 皇上特召輔臣將罷礦稅釋干連
補臺省復言官臣等不勝顙願待命已而勅諭果
下京師懼騰自夜達旦以爲 皇上真仁明雄畧之主
追堯舜於一時轉治安於片紙次早部科隨即抄行坊
市隨即傳布該謝 恩者謝恩該辭 朝者辭朝
不知四方聞之其懼欣踴躍又當何如午後忽聞內使
取回原勅又聞 皇上於礦稅尚在必行一時傳誦
變而爲惶惑萬姓懼呼轉而爲觖望不知四方聞之其
觖望惶惑又當何如夫礦稅之害臣等連歲疏罷及聞
清白堂稿 卷一

冊立諸禮次第舉行相戒靜俟以爲 天啓 聖衷必
有悔悟停止之時今 嘉禮甫完 勅諭隨頒不惟繫
憶萬蒼赤之命而實徵 宗廟 社稷之靈不惟體
聖母子惠之心而實示皇儲佑啓之範 綸綺一敷豈
容更易若 聖意尚復猶豫竊恐遠邇愚民傳聞疑惑
以爲過此機括何日得停必將妄意左右之人有言利
德美者必謂 勅既止之而誰復徵之必不復俯首甘
心而就叅隨遊棍之脣削倡禍釀亂實從茲始其關安

危治亂之機不細且書之信史聞之四夷謂 天子神
聖而二三其命咸爲今日惜此舉動其所關於聖
德亦不細臣等當日即欲叩闈第 聖體未平慮致煩
聒茲謹合疏以請伏乞 皇上察雲霓之情執金石之
令除釋干連補臺省復言官等事容該衙門遵奉施行
其礦稅纖造申命如原 勅停止則祝頌之聲蒸爲太
和而萬曆之治永保無虞不然竊恐四方紛紛多事
皇上必且追咎臣等今日不言也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擬禮部論黃河水竭疏 壬寅

清白堂稿 卷一

奏爲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維治安事竊
惟人主精神上與 天地流通而下與群生繫命故得
道則天應之祥失道則天應之異漢臣有言祥多者其
國安異多者其國危災異之來在審所由致而求以實
事挽回之是以天休滋至而福祚無疆也比聞陝西河
州城北黃河水竭深僅三尺期逾半月臣等不勝駭愕
以爲 皇上神聖蒼穹孚佑何所過差而災變若是考
之今歲異星入垣日光如赭無之風霾塞天黃霧晝晦
占候所言有識寒心然未有如此河之爲變且異者也

夫河出岷崐水來天上是以榮光表瑞流清兆聖善既先知咎無徵昔夏周之季伊洛三川嘗竭矣伯陽甫曰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不過其紀劉向謂陽失在陰者火氣煎水故川竭占曰君德消政易則然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水絕此皆爛然徃牒可考鏡也臣等愚蒙不知其解竊謂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流布於天下也自礦稅使出而四方民力竭矣衆隨爪牙椎吃膏血饑鷹餓虎縱橫道路所輸內帑能幾而所賄生靈無算故今之時閭閻貧矣府庫亦貧獨昭瑞授清白堂稿卷一
占
十三

死之家富耳則滾滾神河源涸流徙而中僅藉莽刺諸水以不至斷絕斯亦氣索而財壅之徵象也人身縱強無恙而元氣乾枯豈長生延歷之道夫財亦民之元氣也饒則安樂匱則愁苦民愁苦矣亂真湏時耳說者謂秦監梁永人妖之極故水異先應秦分理國應爾然謫雖見於一方變實關於宇內間者滇以張安民故火熾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割刀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矣兩淮以激變地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所見告試觀此等民情譬之壅水有久而不潰者乎萬一夫倡亂有不群起而響應者乎皇上其無方收也夫皇上第見地方小譟旋就寧帖以爲何施不可而不知國體已損亂形已成矣自古禍敗必民窮於下而後譖見於天必天變於上而後巨盜大奸乘之而起何也以積怨深怒之人而重以饑餓窮迫之天何忌而不爲何戀而不動勢之必然其無足怪臣等典禮無狀致茲殃咎言念及此不覺晝夜屏營願惟犬馬微誠何能動天皇上爲宗子未有父怒而子可晏然者未有子實恐惧修省而父不霽威者出言行政便可旋乾轉坤伏望皇上事天以心應天以實亟將礦稅先行停罷而又釋干連之繫錄廢棄之臣通遷轉之路憬然深思曠然更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將見四海安瀾九河順軌特在一念轉移間耳臣等無任懇切祈籲之至

題催回夷玉價疏

壬寅

禮部題爲遠夷貢畢乞賜開市以便回還事主客清吏司案呈查得前項玉石該御用監於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差官匠號進去後令夷使沙黑等七十名